

此山中

鄧達智

十三點之母李惠珍跟我說，自從九七藝林第一個個展，我們認識了十九年……

與時並進李惠珍

精品，愈讀愈有味，愛不釋手。猶如她年輕時創立「十三點」，壯年重拾畫筆延續愛美主人翁，絕對與時並進，時尚感覺毫不落伍，氣質秉承初衷：漂亮、簡約、正面，就似女



十三點之母李惠珍。作者提供

西貢在巴黎

何冀平

葉潤望前局長的公子放下大律師不做，在灣仔開了一家酒吧，經營越南和法國風味，使我想起北京一家類似的餐廳，名字很別致，叫做「西貢在巴黎」。

一個北京女孩在法國諾曼第旅行，無意間走進一家餐廳，餐廳的大廚手藝出眾，在一邊忙碌的法國廚師年輕時愛上了東主的私人醫生。秀美的越南少女，恩愛攜手四十年，兩人都喜歡料理，在諾曼第開了自己的餐館。小館誘人的美食，醇香的美酒充滿美味與浪漫。北京姑娘愛上這家小館，也愛上了他們的漂亮能幹的兒子。法越混血小

在鼓樓旁，綠樹掩映下，出門是胡同，抬頭是古老的鼓樓。餐廳裝修是簡約的法式品味，每一處都由東主細心裝飾，東南亞風情的檸檬綠牆壁，標準的法式小餐椅，擺

架架上，牆壁上，是從世界各地收集來的各式物件，每一件都有故事，最有趣的還是印在菜單上，他們一家人的傳奇美食故事。北京吃越南菜的館子不多，零星幾家多是形似味不似，「西貢在巴黎」經營的菜式並不新奇，西貢料理、越南春卷、法式蝸牛、芒果鴨胸等，越南湯粉別有特色，做湯粉就像北京人做餃子一樣，各家有各家的味道，一碗好的越南河粉，米粉爽滑、湯汁清鮮，配菜新鮮豐富，九層塔、越南芫荽、薄荷、豆豉、小米椒、青檸，差一樣也不行。北京曾經評選「一碗銷魂」越南河粉，他們的名列前茅。

隨想

興國

我讀初中時對集郵產生興趣，曾經收集過不少國家和地區的郵票，加上長輩給我當年的香港英皇頭像郵票，收藏有三大本之多。但在高中時卻不慎遺失了這些集郵冊，從此就不再集郵了。

集郵

所以想起這陳年往事，因為看到商務印書館最近的新書，是何明新、吳貴龍合著的《郵票香江》，裡面就有我以前收藏的郵票。這本書名叫《郵票香江》，自然談的是香港的郵票和郵政歷史，但卻帶給我懷念起集郵時的點滴，令我想起當年我做的事，其實是「郵票世界」，因為一方面收集郵票，一方面也對出版郵票的國家作出了解，比如那些國家有什麼特別的花鳥蟲魚，才會出郵票等等。

大學畢業後，有些同窗好友到美國留學，那時通訊靠的是書信往來，我留在台灣工作，偶而和好友通訊，那時的郵票很方便，只要在裡面寫好信，封了口便可寄出，不需要貼郵票。但由於曾經集過郵票，所以雖然郵票不便，我卻喜歡寄出貼上郵票的明信片或信件。年前有老朋友從美國來港看我，還特地把我當年寄給他的明信片帶來讓我看看，看到上面貼着郵票，寫上幾句問候的話，真為這朋友感到窩心。記得當年寄出明信片時，選購郵票還特別買那些漂亮的，因為朋友不但集郵，更收集明信片。

現代人恐怕都不會選擇寫信或寄明信片作聯繫了，因為手機實在太方便，而且一發即至，就算朋友是集郵人，也不會特別去買郵票去寫信吧？現代人就算有收集的興趣，相信收集的也不會是郵票，而是收集手機上的「郵票香江」了。所以，現代人不會用集郵來「郵票香江」，更不會「郵票世界」，他們只會收集社交網絡上的 LIKE。所以，香江的特色和世界的特色，他們不會透過郵票來了解，因為他們的世界，只餘下 LIKE 而已。

為相貌負責

前段時間在網絡看到一位女名人照片，驚異地發現，曾青春靚麗的她，雖然濃妝豔抹，一身名牌，卻變得醜陋，甚至有些面目猙獰了。據說，此女士因品德問題發生了家庭危機，原來，是心理創傷導致她容貌上的巨大改變。從前北京人自嘲長得不好，往往說：「長相困難，對不起社會！」仔細琢磨，這話有一定的道理。人是社會最重要的風景。當一個充滿青春活力的少女，或是儀態優雅的老年出現在面前，人人都會感到心情愉悅；而一個邋邋遢遢的醜陋之人，則讓人避之不及。愛美之心人人皆有。看那已步入耄耋之年的老太太，還興致勃勃地在超市挑一件碎花小衫，就明白愛漂亮的心思是能持續一生的。徐娘半老的女士，要關心自己的每一寸皮膚，關注時尚雜誌；有錢的人，把成千上萬的銀子花在美容和名牌服飾上；差錢的，就用酸奶加水敷面，去大賣場沙裡淘金買別致小衫兒。男士呢，如今也愈來愈注意形象，不然會被老婆嫌棄。他常乘著車裡人時，對鏡子一照，根根細細地白髮，然後修理好指甲。經濟平等了，老男人就在家沒了從前的地位，想受待見，只能讓自己耐看點兒。艱苦的歲月，對容顏的摧殘最明顯。兒時鄰居中有個特別惹眼小姑娘，16歲時明眸皓齒，瓷般的皮膚吹彈可破。後來下鄉插隊去了，8年後偶

然在一公交站上又相逢，那時她也不過才24歲，還算是妙齡少女，可竟變得認不出來了：皮膚粗糙，頭髮枯黃，長睫毛的大眼睛失去了光彩，一臉愁苦之相。我想，那個甜美的小姑娘，就如露珠兒般消失了？是何等苦難把她變成這樣呢？在相對安定的生活中，對容貌影響最大的是心理因素。俗話說，40歲之前，爹娘為你的長相負責，40歲之後，自己為自己的長相負責，此話頗有道理。漂亮的爹媽，只能給後代生理上的良好遺傳，後天再塑造相貌，主要就得靠自己。人的相貌不僅指光潔白嫩的皮膚、明亮的大眼睛，以及高挑驕人的身材，更包括精神之美。精神看不見摸不着，卻能真切地感受到。神經拉動面部表情，久之，流動的精神，就成了固定的容貌。人活得越長，精神相貌的意義就越深遠。心靈美好，能讓平凡的相貌生動起來，帶上聖潔的光芒。未經世事染指的嬰兒，最能識人。他們本能地喜愛那些面目姣好的成人，而對有些人則一見就會哇哇大哭。嬰兒討厭的人，可能五官標緻，眉目間卻深藏乖戾之氣；相反，嬰兒喜愛的人未必多麼美麗，卻一定心地善良。人成年之後，反而不如嬰孩識人，事故的塵土掩埋了原本明淨的赤子之心。有些人初見相貌平平，接觸中卻被其聰慧的精神相貌吸引，於是那長相就變成一種獨特之美。

八年華呢！歲月不饒人，女人想變醜太容易，放棄上進心就得了。有不少跟她同歲的女人，還是淑女風範，儀態萬千呢！同年齡的女人，外貌有時差之千里，有人60歲還像少女般陽光，有人剛過40歲，就挺起肚子成了準老太太！其中的原因，僅僅是修養的不同。青春長駐的女人，都懂得吸取精神養料，保持一顆積極向上的心。有的女士一聽讀書，就面帶不屑地說：「多大歲數了還看書？瞎耽誤工夫！會過日子不就得了！」我想，憑什麼女人就不能終生學習？無論富貴賤，愛讀書的女人，多少年讀下來，不知不覺就有了一份高貴的氣質，一雙聰穎明亮的眼睛，一種質樸溫柔的風度。那種只愛逛服裝市場，迷戀名牌的女士，卻容易淪落於庸俗，雖然臉兒抹得雪白，穿著也靚麗得很，看相卻是空洞無味的。遲緩衰老，也是個技術活兒，非得學會節制生活，那是養護生理相貌的關鍵。規律飲食起居，按時鍛煉，定期保養皮膚，不暴飲暴食，經常素食，都需要節制的習慣。約束自己開始可能很難受，習慣成自然後，就非常舒服自在了。簡單的生活方式最養人。定期素食、鍛煉這兩件事，看着簡單，實行未必容易。當代人的粗腰圍、脂肪肝，多數都由不忌口而來。精神貧乏，就想靠滿足口腹之慾來刺激，結果食不厭精，愈吃口味愈重，腰圍粗到一定程度，就再難減下來。發達國家的肥胖者，大都低文化，就因缺乏自制。塑造一個更好的自己，是社會責任。獨一無二的個體，才是世上最可貴的。

百家廊

共同記憶

但懷舊真的不客觀嗎？關於過去美好的回憶或記憶沒有真實的基礎，為什麼在記憶中一切都活靈活現起來，且不只是一處景觀，而是全面性的良好感覺？我記得從前香港的夏天，活在那個時空裡絕不難。上世紀八十年代穿著絲襪，在溫度攝氏三十四度的猛熱陽光下過馬路，汗水滴在了雙腿，熱氣從地面升起。其時我們都是學生，沒有進入冷氣辦公室的機會，四周也沒有商場，只有街道上的茶餐廳和士多。沒有消費能力的人便沒有機會享受空調，因而跟熱浪碰撞，想不到的卻是卻培育了抵受不適的耐力。

江湖大佬的悲劇喜劇化

批評別人懷舊，總會說那是「不願意承認當下的好處，一味把過去的生活浪漫化的做法。如此態度是一份偏執，甚至食古不化。」

《中東亂局》一書值得閱讀

由香港三聯出版社出版《中東亂局》一書的中文譯本，最近大受歡迎。作者是新德國作家米高·呂德斯(Michael Lutz)。原書名為 War and Wind, 經過了中國駐漢使和慕尼黑的前總領事馬普生和他的夫人劉麗合譯。該原書是德國暢銷書，在德國一年內發行了二十萬冊，打破了德國歷史紀錄。該書詳細記錄了美國和英國是如何在中東挑起爭端和孕育了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最後導致中東難民大量湧入了德國，造成了德國的社會負擔和社會分歧的前因後果。

貧窮的日子

貧窮的日子，人們在香港依然玩樂處處。又說夏天。雖然沒有商場可以湧入，但大批市民會乘巴士到各處海灘游泳、玩沙堆，就此消磨一個周末。我記得海水的味道和海浪的衝力，游到浮台時候的興奮。黃昏回家之前，沿途的小吃比現在的都豐富多。我們聽著原子粒收音機廣播的歐西流行曲，快樂原音原味。懷舊不是沒有客觀基礎的，共同記憶最重要。可惜的是時下的集體記憶，因為新媒體時代，內容愈來愈稀薄快速，感覺單調又不鮮明。

何其爽面上過着幸福的家庭生活

何其爽面上過着幸福的家庭生活，但他是一個尊重「大佬」，重視黑社會那套價值的人，所以他在過去的二十年一直被良心責備，抱著歉疚過日子。自柳卓南出獄後，他更因要償還他欠「大佬」的債而疲於奔命，為家庭每名成員排難解紛，每天過得如坐針氈。後來更加被打受傷，遭受白眼，甚至失去了經營二十年的店舖和險被活埋。柳何爽真是一對痛苦的悲劇人物。可是，電視劇卻將他們下半生的掙扎史喜劇化，因為它拍攝的目的不是再創《英雄本色》式的悲劇。觀眾其實也很懂得剖析人物角色。我看過一個評論此劇的網站，大部分網民都表示何其爽的妻子女和姊姊姊姐最利，無惡不作，每每做壞事令人不齒。可是，為何會有這麼多人討厭林姐呢？因為她永遠掛在口頭上的是說自己只是不想別人破壞自己的幸福家庭生活。表面看來，她的說法好像比其姊的被迫，不是故意算人害人，只想保護自己而已。可是，她為了「保護自己」，並不介意做出害人利己的事情出來；她為了自己的幸福生活，其實已經沒有什麼道德底線了。社會上其實存在着很多這種人，他們不但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而害人，而且更以受害者自居，比明刀明槍的大惡人更加恐怖。

《中東亂局》一書值得閱讀

一張新聞圖片：三歲的艾倫·庫爾迪被衝下海灘上，不遠處還飄着他的媽媽，三十五歲的魯里恩，五歲的哥哥加利普和艾倫一樣，他們沒能逃脫死亡的厄運。二零一五年歐洲爆發了自二戰以來最大的難民潮，像小艾倫一樣，命喪地中海的非法移民，已經高達兩千六百多名。根據卡塔爾半島電視台報導，自二零一一年三月，敘利亞發生內亂以來，光是敘利亞國內已經有一半的難民，也就是一千一百萬人，為了躲避戰火而被迫逃離家園。在這支難民大軍中，除了敘利亞人，還有來自伊拉克和利比亞的難民，他們漂洋在洶湧的海上，走在漫長的公路上，擠在無處落腳的火車上，如此大規模的難民潮，沒曾想所謂「草色遙看近卻無」遠觀綠草茵茵，近看卻是衰草蒼茫。五年後的今天，春天沒有來，嚴冬正在逼近。英國的查理斯·特里普是伊拉克問題專家，曾任貝理雅前首相顧問團成員，他所任教的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創立於一九一六年，是歐洲最著名的亞非研究中心之一。他認為，當人民經歷了長達三四十年的獨裁統治，經歷了貧困、戰爭和互相猜忌，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一個方案是易如反掌的，但是美國和英國的處理方式肯定粗暴、災難性的。當年的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抵達土耳其訪問，透過土耳其的穆斯林力量，用武器援助敘利亞的反對派武裝，加速巴沙爾政權滅亡，並呼籲國際社會要為「後巴沙爾政權」做準備。結果，這些武器落在伊斯蘭國手上，製造了更大的恐怖主義亂局，整個西方世界陷入了恐怖主義襲擊的泥沼中。